



春訊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春 讯 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《春讯》编选小组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4.5 插页2 字数276,000 印数1—40,000
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·148

定价: 1.10 元

编 者 的 话

今年十月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三十周年。为了回顾建国以来我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，总结经验，从而获得裨益，用新的成果迎接文学艺术的春天，我们编选了这个集子。

这个集子所选的二十八个短篇，有三分之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笔抹煞建国以来十七年文学艺术的成就，说什么“毒草丛生”，说什么“文艺黑线专政”，说什么“空白”……。铁一般的事实，证明他们是无中生有的狂吠。从入选的这些作品来看，有几个显著的特点：一是人物有鲜明的个性，如《柳金刀和他的妻子》中的渔村民兵英雄柳金刀，《深山春讯》中的革命干部春生，《阿祥老头》中的农民阿祥，《高佬佬》中的工人高佬佬……。当然，并非篇篇都能做到这一点，成就还有高低之分。二是题材广泛多样，写了工农业战线的斗争生活，老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思想变化，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，也写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。三是有生活气息，有出色的心理描写，如《满师》、《丁兴旺当家》、《婆媳

间》、《归来》等，都以比较生动而可信的生活细节，写得入木三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文艺也得到了解放。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作家们重新拿起笔杆，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；另外还涌现了一批新的作者，风云际会，各显身手，壮大了我们的文艺队伍。这个集子也选了近两年多来的作品，如《我们兄弟之间》、《享福》、《候补公民》、《第二次归国》等，都有一定的成就，值得一读。

我们从本集入选作品的篇名中，撷取“春讯”二字来为这个选集命名，包含着两层意思：一是经过拨乱反正，许多被长久禁锢的作品得到了解放，由此可见文艺春天的来临；二是我们将以三十年的创作实践为基础，在新长征的道路上，获得新的成就，促使文艺的春天更加绚烂。

由于篇幅的限制，还有许多好的作品未能一一入选，而且我们的水平也有限，难免有取舍不当之处，期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

《春讯》编选小组

一九七九年八月

目 次

编者的话

1	柳金刀和他的妻子	郑秉谦
16	满师	沈虎根
32	英雄本色	葛 进
39	深山春讯	郑伯永
57	浪涛	湘 渠
81	婆媳间	沈善漪
99	阿祥老头	谷斯范
115	一路顺风	福 庚
131	高佬佬	福 庚
148	归来	华 华
161	金枝玉叶	沈虎根
174	猎神	季 康

190 地理教员	火 刀
199 素芬和三婶	谷斯范
216 傅云芝	毛 英
233 北斗星	张祖荣
247 司令员的发言权	毛 英
260 皇家的短剑	陆扬烈
279 春倩的心事	叶文玲
293 丁兴旺当家	高 光
313 红波曲	丁子兵
329 断奶	方艳芬
340 享福	陈旭明
358 噜拖球和玲珑珠	张振刚
377 我们兄弟之间	金学种
400 换枪	骆 基
419 候补公民	曹布拉
441 第二次归国	雨 寒
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

郑秉谦

有一天，我为了检查民兵的对敌斗争工作，第二次到东沙岛去。东沙岛和敌人盘踞的长蛇岛只有一水之隔。渔民们说过，在天晴风静的时候，这个岛上甚至能够听得见敌人的“精神训话”。

这是清明时节，春雨迷迷濛濛地飘着。曲折的山路旁边，开着一丛丛映山红，透过雨雾，仿佛是一簇簇的红旗。在路上，我想起了那强悍的民兵，乌黑的枪筒；我想起了那新造的渔船，晒满山坡的渔网；更使我忘不了的是渔民柳金刀和他的妻子。

路上有不少扫墓的人，他们都要在这清明时节到亲人的墓上去看看。我这时心里很兴奋，特别当那一片笼罩着白雾的海水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。从这里，从这个半岛的尖端，搭上小风船，如果碰上顺风顺水，只要一个钟头就好到我所要去的东沙岛，就能看见柳金刀他们了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正要到渡口的时候，突然看见路边有

三个水泥浇成的新坟，坟碑上刻着红字。我弯进去看了一眼，坟前整整齐齐摆着好几束新鲜的映山红，显然是刚有人来祭扫过。我急忙看那石碑：第一块，第二块……我推开雨帽，右手自然而然地把军帽脱下来——这是作战牺牲的战士们！眼睛再看过去，第三块墓碑上，三个大字突然映入我的眼帘：“柳金刀！”我吃了一惊，拂去睫毛上挂着的小雨珠，再看，一点不错，右上方还刻着一行小字：东沙岛民兵队长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太突然，太突然了。对着前面的大海，我好象失去了知觉。大海里，潮水带着唢哨，冲击着海岸，一声又一声，永无静止。我忘了我是怎样离开英雄们的墓地，怎样跳进小风船的。

去年夏天，为了同样的目的，我来过东沙岛。我和柳金刀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。

那时天气很热，我在舱里闷得满身大汗，上岸后，就在埠头一个小棚子里坐下来凉凉。棚子里已经有几个人，一个四十岁光景的渔民向几个孩子在讲着什么。

“……这就是‘鱼差’，海龙王差它给我送鱼来的。——它有小山那么大，背上还会喷水……”

“是鲸鱼吧？”我忍不住插进去。

他猛然住了口，发觉我在用心听着，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和小孩子讲着玩的。”接着又问，“同志你是过路的吧？”

我和他说我是找乡人民政府来的，他正要立起来说什么，却又被孩子们拉下了：“金刀叔，再讲一个么！”

他又讲开了：“长蛇岛过东，有一个黑水洋，这个洋里面有‘海和尚’，披着黑袈裟，敲着小铃当，‘叮当’、‘叮当’在浪头上走来走去。有一次，土匪的炮艇向他打了一枪，洋里就窜出很多‘海和尚’，把炮艇拖到海里去啦……”

话没讲完，孩子们就都笑了，我也随着笑起来。他挣脱孩子们的手臂，站起来，把到乡里去的路，详详细细地指给我看。

到了乡里，我向乡长随便问起这个人。乡长说：

“他就是这个岛的民兵队长，顶喜欢小孩子了。”接着他就向我详细介绍柳金刀这个人，因为他是渔民对敌斗争中的骨干。话没讲完，突然外面传进来一个妇人的嚎哭声，还夹着一个妇女劝解的声音。乡长说：

“努，劝人的那个就是他老婆，叫刘阿娥，‘对男人斗争’中的骨干。”他看见我的疑惑的面容，笑着解释道，“她是乡妇女主任，平日常帮妇女们向欺侮她们的男人讲理。有些渔民开玩笑，就说她‘向男人斗争’。”

乡长和我跑出去，看见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，胖胖的，正在好声好气地劝那个呼天抢地的妇女：“……哭，用不着的。男人找你相骂，看不起你，是因为他有封建思想，是因为你自家在劳动上、在工作上没和他平等。你看看我和金刀——过去，他嫌我不生孩子，常打我骂我。解

放大军来了后，好啦，他当他的生产队长，我当我的加工组长；他当他的民兵队长，我当我的妇女主任。两人一次也没吵过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男女平等了，才能不相骂呵！……”

那个女人哭声慢慢低下来。乡长笑着低声地和我说：

“她自家的实例——她的法宝！”

第二天，我到他们家里去。柳金刀去村里检查下海的准备工作去了，只刘阿娥在家。她正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檐下修渔网。按照渔家的习惯，她把我让进她的卧室里去。海岛渔家的卧室，一般都收拾得比较清洁和漂亮。我就在一只冷着的火橱^①上坐下来，正对着他们的床铺。床上似乎有些特别：最里面，横躺着一支乌黑的枪；另一只角上一连叠着四个绣花枕头，最上面的那个绣着一条大鱼，两个娃娃抬着它。我知道，这一定是刘阿娥的手艺——渔家妇女都做得一手好针线，往往能用五彩的丝线绣出她们心里的希望。这时我想起了他们没有孩子的事。我问：

“门口那个后生——？”

“是我的小叔，金刀的阿弟。从小是我养大的，如今也是罟鱼的好手啦！”她的脸上浮起了一片慈爱的笑容，双手轻轻地拍着席子，仿佛在抚拍着她的孩子似的。

不久，柳金刀也回来了，正是昨天埠头上讲故事的那

①火橱：象北方的火炕，但是木做的，下面烧炭火。

个人。他骤一见我，似乎有些僵，大概是想起昨天讲故事的事来了。但不多一会，就很自然地和我开始研究怎样整顿民兵组织、加强对敌斗争的事来。

我们的结识就这么开始；同时我们也就在渔业生产合作社出海捕杂鱼和海蜇的期间，开始了加强全岛民兵力量的工作。我常常随着柳金刀的渔队出海，但一个多月敌人始终没敢出来。当我将要离开东沙岛时，一天，海上起了风暴。我们都聚集在埠头上向大海了望。渔船回来了：一只，两只……但是柳金刀那只船却总不见回来。刘阿娥噙着泪，向已回来的渔船一次又一次地打听。

正当大家几乎失去一切希望时，一只船从白茫茫的雨雾中冒出顶来。毫无疑问，那是柳金刀的船。大家透了一口气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第一个跳出船来的是柳金刀，肥大的龙裤^①在风里飘得括括地响，倒背着枪，面上流着雨水。刘阿娥迎上去，但他耷拉着头从她身边走过，仿佛没见她这个人似的，一直向家里那个方向走去了。

一定发生了什么意外。原来是他的弟弟被浪掀下海去了！当风暴来时，他弟弟抢上船头，想把风帆扯下来。这时，船一侧，风一刮，他立身不住，滚下海去。“救命！”年轻的脸好容易从波浪里钻出来，又不见了。船老大乱了眼神，渔民们慌了手脚——救呢不救？不救，一个

①龙裤：渔民下海时穿的黑色长裤，象灯笼裤。

人的性命，这么好的青年，太忍心了！救，船停下来就要倒翻，就要葬送一船人的性命！船老大的眼光求救似地看着生产队长——柳金刀。金刀铁青着脸，下了狠心：“往直开！”

刘阿娥听到这里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骂她的丈夫是“狗吃了良心的”，反身向他就追。渔民们把她拖回凉棚里，她挣扎着大哭起来。

我急忙冒雨去找金刀，在他的床上，我找到了他。他的脸很苍白，双眼盯着床顶，身上的水把整张床都弄得湿淋淋的。

我冒冒失失地问他为啥不救他嫡亲的弟弟。他说：

“我是生产队长，我不能放着一船人的性命不要——这是合作社顶宝贵的财产！”接着，似乎是因为得不到我的谅解而生气似的，他转过脸向着床里面去了。

我心里在想：这个人的心肠好象太硬……

这时暴风雨已经过去，天地间一片寂静。我突然听见一阵阵啜泣的声音，那是柳金刀。他面朝着床里，双肩急速地在抽搐。我不禁想起我们第一次会面，他对孩子们那种慈爱的神情。不，我刚才想错了，他心底是非常喜欢他的弟弟的。

第二天，本来我是要走的，但为了给牺牲者在社内开个追悼会，我又留下来。会上，柳金刀和刘阿娥并肩坐着，一声不响，仿佛意外的打击使他们更亲近了。显然，他们对这件事已经取得谅解。我在会上提醒大家今后更要

注意与恶劣天气、与蒋军作斗争，不白白地牺牲一个人，因为人，“是合作社顶宝贵的财产”——我无意中用了柳金刀这句话，他抬起悲痛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。

第三天一早，我要走了。柳金刀背着一支长枪，向我腰里看看，说：“碰上土匪，这小手枪不顶用呵。”他坚持要送我过海。那天恰好是顺风，他扯起风帆，小船就侧着身子，飏飏地向前飞驰了。他把着舵，眼睛坚定地看着前方，但嘴里却不住地讲着话。起先讲他阿弟从小怎样可爱，长大了又是怎样成了一个好把手。语调是沉痛的，我努力把他的话头扯开去。我问他：

“你说的‘海和尚’和‘鱼差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他讪讪地说：“你就记得它了？不瞒你说，如今，我把它当故事讲；过去，我却是把它当真呢。我想，罟鱼嘛，总是靠运气的。运气好，风浪越大，罟得越多，什么都逢凶化吉。运气不好，无风无雨，漫涌^①也要把网撕去。大风大浪，命也要送掉。如今我想法不同了。罟不到鱼淹死人，总是我们没组织好。要是用科学，用渔轮，阿弟这次也不会出事了。真正送鱼来的‘鱼差’，不是鲸鱼，是互助合作运动；它不是海龙王派来的，是毛主席给我们安排的。”他停了一停又说，“再说‘海和尚’——努，这就是，”他指指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枪，“只有我们——

^①漫涌：海里有时会无风起浪，渔民称之为漫涌。

人，才能把土匪拖到海里去……”

他讲得那么流利，我想他一定时常这样向渔民们讲的。

这时船快到了，他落了风篷，说：

“再过十年，你来！我保证‘东沙岛集体渔场’用小渔轮来接你，我自己开来！”说着就到船头下了锚。

我完全相信他的话，因为说这样的话的是他这样的人！因为支持着他说这样的话的，是我们伟大的党！

可是，现在呢，我沉痛地想：我永远也看不见他了，永远也看不见背着乌黑的三八枪的柳金刀同志了。虽然，只要我不离开这首先看见日出的东海岸，我一定会看到这里的集体渔场和它的渔轮；可是，我却永远不要想在渔轮的驾驶室里，看到那两眼坚定地远瞻前方的柳金刀同志了。现在，我只能看见他发光的坟墓。呵，他究竟是怎样牺牲的呢？

小风船载着我向东沙岛前进，愈靠近这个岛，我的回忆与悲痛，也就愈深沉。

我跳上岸。清明时节的细雨，一阵阵地飘到我的脸上，这才使我从回忆与悲痛中醒转来。

我走近柳金刀的屋子，半年不见，屋子还是老样子，只不过在细雨中显得有些模糊而已。我几乎要习惯地喊起他的名字来。但我终于没有喊，只轻轻地叫了两声“刘阿娥”。没有答应，小门上着锁。倒是旁边那座屋子里有人

回答：“到社里办公去啦，烧夜饭时回来。”

我就先到乡人民政府去。在那里，我知道了柳金刀是怎样光荣地牺牲的；并且知道我上午看见的那个坟是“假的”，里面并没有埋着他的忠骸。

就在去年除夕，蒋军想趁我们部队和渔民欢度春节的机会，来讨点便宜。两只登陆艇在棺材湾靠岸了，驻岛的侦察员和民兵们，立刻一面通知驻在半岛上的部队，一面就在滩头展开阻击战。一直坚持到东方发亮，懦怯而凶残的敌人发现我们人数不多，我们的枪又净是单响的，就冲进海塘来。正好这时半岛上的连队赶到了，我们展开了有力的反击。敌人一听见五〇式冲锋枪响，就向滩头滚回去。刚才退到两侧山上去的我方的侦察员与民兵，马上从侧面插过来，封住了滩头。民兵们几乎是欢跃地向敌人跑去，仿佛敌人退却时的枪弹不会打倒人似的。这时跑在最前面的，就是我们的民兵队长柳金刀。他很快地追近了一个躬着腰在跑的敌人。他开了一枪，没有响，卡住了；又喊“缴枪不杀”，但那个敌人仍在跑。柳金刀火了，三脚两步冲了上去，把自己的枪往旁边一丢，从后面把那个吓昏了的敌人拦腰抱住，甩在地上，抢了他的汤姆式冲锋枪。他就用这支从来没有使过的枪，一共捉了九个俘虏。当他把俘虏交给连里时，有几个俘虏还向他瞅了瞅，仿佛不相信他们竟是被这么一个穿便衣的“黑炭佬”捉来似的。

炮火突然在两侧山后响起来，这是敌人在龙头湾与马

背湾登陆了，这两个湾就在棺材湾的左右。连长命令部队和民兵往后撤，占领湾后的山头。在敌人集中的火力下——事后知道，敌人这次进攻三个湾的舰艇，竟达七艘之多，——连长眼看着同志们接二连三地流血，他眼睛发红、心头火起，正在这时候，我们的主力部队与海军到了。可是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民兵们发觉，他们的队长不见了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，竟没有人知道。

一个月之后，对面长蛇岛上一个蒋军抱着竹杠子，浮水到东沙岛来向我军投降。从他口里，才知道了柳金刀的下落。

原来那次当我们与敌人抢夺山头时，柳金刀留在后面做掩护，不幸受了重伤，在冲锋枪子弹打完后，被敌人捉住了。

他昏迷地躺在敌船的甲板上，敌人认为对他不须再加捆绑。一个蒋军的军官光着头，他的帽子已不知掉在哪里了，他踢了踢柳金刀的背脊，拉长着脸说：

“总算俘虏了一个，罟鱼的黑炭头，受骗的——他妈的，在他身上捞一把，可以利用呵……”说着他向周围的人狠狠地瞅了一眼，“嗯？”

敌船毫无生气地向大海中开去，昏头昏脑的蒋军们，突然听见一声嘶哑的呼声：

“共产党——万岁！”

柳金刀突然纵身而起，扑向敌人的军官。他要在自己生命终止的前一刻再拚掉一个敌人。他狠狠地卡住敌人的

喉头，扭打着，和敌人一起栽到海里去。蒋军们听得“咚”的一声，对着海浪全楞住了。

柳金刀同志就这样用他的鲜血，用他对党的忠诚，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道路——这是一条短促的但却是无比光辉的道路。

这一次战斗，我们以三个同志的生命，换取了两百多敌军和三艘敌船的灭亡。部队与群众，在半岛尖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为三位烈士立了坟墓。从那个地方，可以清楚地看见烈士们以生命保卫过的东沙岛。但是在柳金刀的墓里，只埋着他生前参加全县渔民代表会议时做的一套蓝制服，他的忠骸却永远埋在他所热爱的大海里了——这个大海，他曾经幻想过里面有能给渔民送鱼来的“鱼差”，有能沉没敌舰的“海和尚”；他活着为了从大海里获取丰富的宝藏，死去为了保卫这片拥有丰富宝藏的大海！

听了柳金刀的壮烈牺牲的经过后，我觉得我不能不马上去看刘阿娥。下午四点钟，快要烧饭的时候，我到她家去了。跨进门槛，灶堂里弥漫着烟雾，对面几乎看不见人。刘阿娥却看出是我，惊喜地叫了一声。

“金刀，他……”她试图着开口。

我难过地把手摆一摆，她就不说下去了。

她到灶口把柴搁好后，在床沿上坐下来，把除夕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。

除夕的前半夜，为了动员社员们年初二就下海捕鱼，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开会。会后，他们夫妻俩摸黑回来。